

[日]藤村正太著 周进堂译



大都孤影

大都孤影

[日] 藤村正太 著

周 进 堂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描写的是发生在日本东京的一个故事：从农村来到东京的青年田代省吾，进入工厂后受尽了侮辱和嘲弄。在此期间，一家公司的技术部长稻垣，为了掩盖儿子开车撞死人的罪责，将另一家公司的常务董事杀死。于是田代被怀疑为杀人犯，并被解雇。当警探即将把此案的真相侦破时，田代因仇恨稻垣嫁祸于人，遂将其杀死，自首归案。作品以三起人命案贯穿首尾，情节曲折引人，不但反映了一个普通工人的悲惨遭遇，而且也揭示了当今东京社会的重重矛盾。

本书是根据日本讲谈社一九七九年的重印版本翻译的。该作品曾获日本第九届江户川乱步奖。

大 都 孤 影

〔日〕藤村正太著

周进堂 译

责任编辑 章 石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许昌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8.375印张 162千字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8,000册

统一书号10105·349 定价 0.66元

序

日本作家藤村正太的中篇小说《大都孤影》，一九六三年问世后即蜚声文坛，曾获日本第九届江户川乱步奖，是日本当代推理小说的名作之一。作品以三条触目惊心的人命案贯穿首尾，不但较为真实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大都东京的社会矛盾，而且也反映了一个普通工人的悲惨遭遇。

小说所描写的第一个人命案，是由一次交通事故造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繁荣”的标志，常表现为大城市的畸形发展；后果之一，就是车祸的频繁发生；而丧命者，则往往是无力购车的贫苦百姓。某公司部长稻垣的公子，驾小汽车到郊外兜风，归途中将踽踽街头的临时工秋本轧死，然后扬长而去。一个可怜的临时工死于非命，就象死了一条虫蚁，无声无息，无人过问，直到几天后凶手又将尸体弃置街头，这行将腐烂的尸体才被人发现。在世界闻名的大都市东京，一个工人的生命价值不过如此！

紧接着发生的第二起人命案，是稻垣杀死乡司的谋杀案。凶手和死者，都是上层社会的头面人物，又是私交颇深的亲密朋友。稻垣是一家公司的技术部长，乡司是另一家公司的常务董事。发案的那天，白天，稻垣还找乡司，

让他为自己上大学的儿子谋一个优越的职位；当晚，还是这个稻垣，却把他的朋友乡司亲手杀死。稻垣之所以顿起杀机，只不过由于乡司在赴宴途中，偶然目睹了稻垣的儿子飞车轧人的车祸。为了儿子的安全和自己的声誉，这位绅士老爷需要杀人灭口，于是他的朋友乡司就不得不丢掉性命。为了掩盖自己的杀人罪行，这个稻垣部长还需要嫁祸他人以保全自己，于是饱受乡司董事迫害的工人田代就成了他陷害的目标。通过这桩一个大人物杀死另一个大人物的凶案，我们看到：在那层薄薄的文明面纱的掩盖下，资产阶级的面目竟是妖怪般的丑恶，魔鬼般的狰狞！为了“我”，既能杀死称兄道弟的朋友，也可以陷害清白无辜的工人。剥削阶级的“仁义道德”究竟是什么货色，不是在这场血案中暴露无遗了吗？

第三件人命案发生在稻垣父子的罪行被警探来官侦破之后。此时全案已近尾声，可是劈空里又发生了青年工人田代杀死稻垣的奇案。说它是奇案，不是说有什么耸人听闻的刺激场面，而是奇在人物位置的大颠大倒：本来的凶手却成了死者，而原先的受害人竟成了罪犯。这种奇特局面是怎样形成的呢？原来，田代省吾是一个偏僻山乡的农家子弟，为了摆脱贫困的命运，他来到东京的一个小工厂当了包装工。不久田代发现，这个小工厂劳动很重，劳保条件却差得要命；物价飞涨，工人却两年不加工薪；加上东京人对外乡佬的歧视，简直使他感到孤独难耐。田代失望之余，遂幻想能到一个条件优越的大企业去当职员。他一面上学夜校，一面向董事

乡司提出报考另一大公司的请求。视工人如牛马的乡司不仅断然拒绝田代的恳求，而且粗暴地侮辱他的人格。田代失望恼怒，醉后扬言要杀死乡司。当晚，乡司果然被人杀死。凶犯留在现场的物证，死者朋友稻垣提供的证词，使田代成了杀人嫌疑犯，受到了警方的传讯。幸得好心的警探来官据理力争，田代才免遭拘留。田代重新燃起希望，再次申请报考。不料在同时报名的夜校学员中，唯独田代被拒于考场门外，原因就是曾经被当作嫌疑犯传讯。大企业不让他考，原来的小工厂又把他解雇。田代生计无着，完全绝望。当他得知杀死乡司、害苦自己的坏蛋就是稻垣时，便在路上打死了仇人而后投案，在监狱里度其余生……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在故事结尾处田代成了杀人的凶手，而在整部作品中，他却是一个被人宰割的可怜弱者。乡司这个董事，依仗资本家的权势“杀”死了田代挣脱贫困的希望；稻垣这个部长，又以卑鄙的诬陷，“杀”死了他安身活命的生计。正是这两个资本家代理人的残酷迫害，加上黑暗社会现实的无情催逼，使这个善良而弱小的工人举刀复仇，杀死了仇敌，也毁灭了自己。青年工人田代的悲惨命运，包括他这种原始的反抗方式，正是对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揭露和愤怒控诉！

总之，三起命案，看来相似，其实不同。稻垣的儿子轧死秋本，让人们看到一个工人的生命在东京的可怜价值，但究竟是一场偶发的交通事故；稻垣杀死乡司，揭开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间的虚伪关系，它完全是一场有预谋的凶杀；田代杀死稻垣，则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一种既正义又欠正

确的复仇行动，也是黑暗势力和腐朽社会制度毁灭一个善良青年的罪恶纪录，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色彩。通过对这三个案件的依次展开，小说的笔触也层层深入，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本质，暴露了剥削阶级的丑恶灵魂，表现了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由此可见，这部小说的主题，无疑是严肃而深刻的。它所提供的形象画面，对于我国读者显然具有不可低估的认识价值。我们这样肯定这部作品的积极意义，当然不是说，小说的作者已经为他所写的一切提供了正确的解释和答案。事实上倒是，作者通过自己钟爱的人物——好心的警探来官所表达出来的结论，常常是肤浅或错误的。比如，来官认为：“如今各类犯罪的真正犯人，不妨说是赫赫有名的‘大东京’这个庞然大物。”他还确认：稻垣杀人和陷害无辜，“其原因完全来源于一个作父亲的糊涂行为，因为他盲目溺爱自己的儿子”。这两点看法，当然是似是而非的。前者放过了最大的悲剧制造者——社会制度，后者也未能触及真正的杀人原因——阶级本性。这些，我们的读者一定要认真地分析、鉴别，但也无须对这部作品和它的作者加以苛求。

在艺术上，这部小说也有颇多长处可资借鉴。作者写破案，写得真令人眼光缭乱，但却没有让破案情节淹没一切，而是以此作为线索，写人，写人生活的社会环境和人的命运。除了田代、乡司、稻垣这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而外，其他人物的一言一行，也都符合各自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象一心盘算自己能分到多少抚恤金的乡司的情妇浦田登喜枝，

给田代叫“哥哥”、让他孤独的心得到温暖的小姑娘圭子，着墨不多，却令人过目难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笔下的警探来宫这个人物。他既是一个正直干练的侦探，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市民。在人海茫茫的大都东京，他是除小姑娘圭子之外唯一能给田代以同情和温暖的成年人。这个位处下层、身穿警服的市民侦探形象，甚至比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更富有血肉，也更有人情味。其次，作品尽管写到了三起命案，还写了两个上层人物的糜烂生活，但它几乎避开了血淋淋的恐怖场面，也舍弃了污人耳目的色情描绘，这种严守分寸的写法，正表明了作者严肃的写作态度。当然，无庸讳言，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并非无懈可击。象稻垣这个绅士，为了在作案时间上制造假象，竟然到街头广告牌下伪装流浪汉露宿街头，这就显得有些刻意求奇，以至令读者难以置信了。

以上所谈，只是笔者读完译稿之后的一孔之见。不当之处，尚希读者同志指正。

廖一简

一九八一年九月

目 录

第一章	举目无亲·····	(1)
第二章	井头公园·····	(28)
第三章	乡司的行踪·····	(48)
第四章	纸制的包装带·····	(74)
第五章	缺勤的临时工·····	(93)
第六章	大城市的漏洞·····	(112)
第七章	皮手套·····	(133)
第八章	晚报·····	(151)
第九章	防撞器的伤痕·····	(174)
第十章	雨雪交加·····	(195)
第十一章	作案动机·····	(219)
第十二章	真正的犯人·····	(242)

第一章 举目无亲

1

日东公司制造玻璃绒的武藏野工厂，位于东京都管辖的小金井市。从国营电车线路的小金井车站去那里，需要步行十五分钟。工厂的周围是冷落单调的长长围墙。

首都东京日益膨胀，这一带不断被市郊住宅所蚕食。但是，周围仍然留有不少的农田和杂树草丛。武藏野大地上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同景色：工厂的围墙冷落寂寞，遮盖民房的枹树、柞树郁郁苍苍，夹杂在散居民房中的新式住宅星罗棋布。

昭和三十年（一九五五年——译者注），日东武藏野工厂开始投产。当时，玻璃绒作为一种新型的绝热材料崭露头角。玻璃绒这种产品，就是把回收的废玻璃粉碎后，加温溶化，由高压喷管吐出玻璃纤维，而后又经过几道工序加工而成的。这种产品成本低，但用途很广。从冷冻库的门扇以至轮船舱位的间壁，均可用它作为原料。

从前年以来，由于大规模的同业厂商的出现，这个工厂的景气日趋萧条。工厂职工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增加薪水，对

此工人们已啧有烦言。不仅如此，而且这里的劳保条件极差，玻璃纤维粉末到处飞扬，一走进工厂便使人觉得浑身难受。透过太阳光线，可以看到半透明的玻璃细粉在空气中飘忽不定，刺眼睛、辣喉咙，新来乍到者立刻会咳嗽不止。每逢武藏野刮起干风时，附近农家自然也要遇到这种公害。所以，当初在这里盖厂房时，附近农民就派出代表向厂方正言厉色地质问说：“你们难道不明白吗？蔬菜、水果最害怕玻璃粉末，猪和鸡鸭等如果吃了含有这种东西的饲料，将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呢！”厂方为此付出了一些补偿，与此同时在农民中间也产生了一些如意想法。他们想，反正不能永远只当农民，既然这个厂开了头，其他厂子也会接踵而至地来买地皮、建厂房，这样一来，地皮价钱一定猛涨，可以乘机大捞一把。因此，反对的意见无形中也就销声匿迹了。

由于工厂里玻璃粉末到处飞扬，工人们作业时，必须带上口罩、手套，而且下班以后，要马上进澡塘里冲洗。尤其是最后一道包装工序，常常是室外作业，空气里充满了玻璃细粉和尘埃，简直令人呼吸都感到困难。今年以来，已经有两人辞职，一人长期病缺。

田代省吾是去年春天进日东玻璃绒工厂，在包装组干活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田代总算习惯和这种玻璃纤维打交道了。但是，他渐渐地变得沉默寡言了。起初，周围的人以为他是一个性格孤僻、不善交往的人，甚至还有人以为他在拿架子，说：“这家伙真怪，难道和我们交往会丢你的面子不成！”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不久，人们便摸着其中的

奥妙了。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由于他的满口东北乡音使他碍难开口。

田代说话时，对“嘶”和“嗞”、“啾”，“嘻”和“咻”，“噉”和“刺”、“邱”这几个字，发音时混淆不清，人们称这种东北乡音为“嗞嗞腔”。

“喂，田代！你是东北人吧，东北哪个地方的呀？”

“今年春上去东北里磐梯时，我打听发车的时间，对方把七点三十分说成‘嗞嗞三嗞分’，问了半天，还是弄不明白，可把我搞狼狈啦！”

人们以此来取笑田代。不久，大家便以“阿嗞”这个绰号来称呼他了。

“喂，阿嗞，这边正在打包，快来帮个忙！”

“该换班了，阿嗞！”

人们这样称呼他，并没有什么恶意，甚至有人认为这样的称呼更随和，更亲切。但田代却越来越不愿答理他们了。

田代干活时，总是设法离开大伙远一点。那时年关已近，正是数九寒天。有一天，他一个人闷着头不声不响地正在用纸皮带扎瓦棱纸的包装箱，一个名叫井出的同行工人从外边办事回来，一看见田代便戏弄似地说道：

“阿嗞，今天我在志村工业公司遇到了你的一个老乡，那可是一个胖胖墩墩的姑娘啊！怎么样，主动去见见面，交个朋友好不好啊！”

这时，不知是谁怪腔怪调地从旁边又插了一句：

“唉呀，阿嗞，可别错过机会啊！”

“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啊？”

“烤芝麻。”（日本东北的乡音把“小岛”的发音读成“烤芝麻”——译者注）

“什么？‘烤芝麻’！”

“大概就是‘小岛’吧，不过人家本人是那样说的，我有什么办法啊！哈哈，‘烤芝麻’！”

在场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这时，作业组长木崎笑着说道：

“阿滋，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鼓起勇气去见个面吧！”

而后，大家照样继续干活，然而田代省吾自始至终一言未发，他只是稍微翻动了一下眼珠，照旧是毫无表情地继续在扎紧包装箱上的皮带。

2

田代省吾去年三月从原籍福岛县郡山在来到东京。当时，他正好是十七岁。他家住在安达太良山的山麓，家里只有不足一町步的耕地（町步是以町来计算面积的单位，一町步的面积大约为九九一八平方米——译者注）。田代省吾有兄弟四人，不消说，土地是不够耕种的。大哥帮助父亲种田，继承了家业；老二在村子里的同业公会工作；老三在郡山在市铁工厂上班；年纪最小的是田代省吾。他在初中念书，三年级毕业时，学校曾答应让他们集体就业。因此，田代早就下定决心要离开家乡。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平时身体挺硬朗的父

亲，突然患脑溢血一病去世。虽说只是一町步的耕地，但只靠未婚的长兄一人还是无能为力的，这样，只好让田代省吾来做个帮手。父亲的暴卒使他失去了进城市工作的良机，对此，田代感到十分懊丧。

田代省吾放弃了进城市工作的念头，答应在家帮助大哥务农，但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允许他在郡山的定时制高中（定时制学校是规定一年之中最低出席的时数，利用农闲期、早、晚等授课的一种业余学校——译者注）上学。

“什么，你要上夜校读书？那好吧，只要你不要工钱，我只好答应了。不过，在农活大忙季节，你可得耽误几天。”

大哥再三强调，这件事算是谈妥了。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不知不觉两年已经过去了。田代的大哥娶了亲，成家立业了。大哥为了这门亲事，曾受了不少挫折。因为现在的姑娘，有谁愿意在农村当一个平头百姓的媳妇呢！大哥为此曾经长时期焦心着急，条件愈来愈降低了，最后才算定下了这门亲事。大哥曾一边饮着酒，一边深有所感地说：

“但愿将来生个女儿，这样可以招个养老女婿。”

娶来嫂嫂后，农活不再缺人了，这样自然田代省吾也就成了多余无用的人。

这时，田代通过一个中学时代的老师找到了工作。

“听说东京的日东玻璃绒公司正在招工，不过工资不高，你去不去呀？关于上夜校的事，只要通过转学考试，可以继续学下去。”

对于田代省吾来说，这可真是雪里送炭，至于工资问题，他根本无心去计较了。

田代省吾告别了家人，从郡山在车站乘火车离开了故乡。当时，他对家乡毫无留恋之感。对于大城市的憧憬使他躊躇满志，希望满怀。他想，自己不久将离开这片尚未播种、又黑又臭、令人生厌的土地，迎接他的将是清洁明亮、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和高耸入云的城市建筑。大城市女子的手上不会是满手泥臭，因为常常使用香水、肥皂，肯定都是白皙洁净的，说不定还会有个长相可观的女子含情脉脉地和自己谈情说爱呢！

火车跨过了大利根铁桥，渐渐接近上野车站，不久首都的夜景便一下进入了田代的视野。此时，田代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美好未来，浑身充满了一种无限的幸福之感。但是，对于田代来说，这种幸福之感，恐怕也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幻觉而已。

当他在上野车站下火车时，正好赶上东京市内烟雾正厉害的时候，呛得他喘不过气来。当时他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没有天空的东京》这首诗来，心想，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田代省吾住进了日东玻璃绒工厂的集体宿舍，自此便开始了他向往已久的城市生活。

工厂设在小金井市，当电车接近小金井时，空气变得渐渐新鲜起来。这时，田代心里觉得好受了一点。眼前是鳞次栉比的房屋和武藏野的田野树林，眺望西方的天空，秩父山的山峰立即进入眼帘。

但当他进了工厂以后，和自己原来想象的城市生活就迥然不同了。似乎这里没有天空，玻璃粉末到处飞扬，不到三天，喉咙便疼痛难忍。工作是那样的单调乏味，无聊得要死，每天都得穿上满是玻璃粉末的工作服，包装玻璃纤维。如果是在农村，一年四季还有个转换变化，但在这里却是经年累月天天如此，一天到头都和毫无异样的瓦楞纸包装箱打交道。不仅如此，更使他伤脑筋的是他的东北乡音，这是他做梦也未曾想到的。一开始，他也曾想，只要在这里住惯了，一定会纠正过来。他还清楚地记得，在他孩提时代，现已过世的母亲常常说：“东京的女子长得漂亮，是因为水土的关系，每天用自来水管的清水洗澡，皮肤自然会变得白皙滑润。用咱乡下的井水，无论怎样搓洗也是不顶用的。”因此，田代一直还在抱着这样的幻想：东京的水既然能使人的皮肤变白，难道它就不能把我的东北口音纠正过来吗？

但是，他哪里晓得，从小养成的东北口音是很难纠正的，特别是“唧”和“噘”的发音，很难区别开来。他越是着急，就越发混淆不清。天长日久，不知不觉在工人中间，“阿噘”这个外号便无人不知了。事实上，“阿噘”已经成了田代省吾的代名词，此外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但是，对于田代省吾来说，这个外号好似千斤重石压上了心头。

好歹每月有两个公休日。当他一走进市内，那高耸入云的大楼，那穿着奇装异服、涂脂抹粉的女子，立时映入眼帘。仿佛唯有此时，田代才有身临大东京的感觉。

有一个公休日，田代走进了理德爵士茶馆。在田代看来，

既然来到大城市工作了，如果不逛一逛爵士茶馆，那怎么还称得起是个住在首都东京的青年呢！

进茶馆就得买门票。看来果子汁最便宜，他想要瓶果子汁。但当他要饮料时，感到为难了。因为是东北口音，总是把果汁“鸠斯”说成“啞斯”，女招待根本听不懂。

“请问，您究竟要什么啊？”

那个女招待上身穿大红色毛衣，下身配细长喇叭裤，经过修整的指甲呈淡红色，手里拿着单据簿面对田代发起愣来。田代急得浑身直冒冷汗，狼狈不堪，想换个名词，但一下子又想不起来。他只好拚命地调整舌头的位置，模仿东京人的发音，想正确地说出“果汁”这个词来。但是，可恨的唇舌就是不听使唤，他结结巴巴地越来越口吃起来。这时，女招待总算是听出他的意思了。

“哦，明白了，您说的是果汁。但您要哪一种果汁呢？”

果汁有不同种类，有香橙汁、苹果汁、菠萝汁等，橱窗里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如果你想买某一种，必须点出那种果汁的名字才行。看来无论是哪一种果汁的名字，田代都没有信心正确地说出来，因此，他调转脚跟拚命逃跑似地楼下楼去了。女招待茫然若失，两眼直盯着田代的背影说：“真是少见客人。”

自从发生了这件事以后，田代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即便是公休日，他也不肯外出了。此时，他感到单调无聊，辛苦的工作难以忍受，而且薪水又是如此微薄。

即使田代聊以自慰的，是可以在这里继续上学。来这里